

豫

章

焚

書

第二〇册

藏

書

集

書

卷之十

舍人集

近陳書校



笑嘉遠度園
書館校刻

舍人集卷一

宋 孔文仲 經父 著

古律詩

秋夜二首

孤枕夜何永破窗秋已寒
雨聲衝夢斷霜氣襲衣單
利劍摧鋒鏑蒼鷗縮羽翰
平生衝斗氣變作淚汎瀾

又

秋夜不可晨悲歌聊自永
頻聽 掀簾星河光炯炯
霜浮萬瓦寂月滿四山靜
壯心隨北風吹入單于境
次錢穆父新涼可喜

商飈結新寒草木起餘怨翩翩前庭葉追逐已千萬
斜陽背西壁迢迢落藤蔓安得金滿堂聊換酒家券
追隨雙鴻鵠擺脫舊籠圈胡爲汙流赭日與蠅爭飢
常恐計不就更以詩屢勸江湖秋水高百尺風帆健
何當開竹溪玉腕互酬獻左手持蟹螯平昔固有願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口占送子敦都
運待制赴河北

送客城南寺蕭然雲水秋客意在萬里聊作須臾遊
昨夜過新雨清風滿梁州簪裳合俊彥河圖並天球
古來功名人未就不肯休譬如鑿空使尙致安石榴

知今南畝畎往往東西流君能安輯之千倉與萬斛
將至南都途中感舊二首寄錢穆父

北風吹雪滿皇州攜手同爲落魄遊霄漢路歧騰萬
里江湖塵土積千憂世情共逐飛蓬轉人事都如激
浪流只得清談慰愁病月明幾度促歸舟

冉冉星霜七換年故人已上碧雲天書憑去鴈雖無
便路出名都亦有緣秋晚樓臺風作雪雨餘荷岸柳
生煙應煩北道開樽俎又費公庖幾萬錢

次韻穆父見戲

當年同望赭袍光萬字爭先落彩銚一別已經陵谷

變再來方覺路歧長黃金久壓腰間重白筆纔容柱
下藏唯願山林息枹鼓免教鳴隼嚇鴛鴦余家近被穿窬累夕
鄰居擒盜者叫呼達旦未嘗獲
安寢也持此以乞憐于京尹

制策

制科策

皇帝詔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
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
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四方嚮風以修於歲貢
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
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

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
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
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卽位必
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
朕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邇元
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
甚豈朕弗德之致與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謀
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
無虛假而頗乏積用之美羗裔非不懷來也而邊候
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

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
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眾而未精於簡稽寬關
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
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
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
之多門沿襲之丕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
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序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
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
言班固謂切於當時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

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爲古人
陳迹旣久而不可舉毋以爲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
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
當書曰言之弗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
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
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克
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疎遠
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

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
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策見之天下至於近
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
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
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
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畧
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
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
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
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

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
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
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儔賢居位
以熙於王職外則四方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
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
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而臻此歟臣
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
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先其小而後其大則
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
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

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僑賢修
職四方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和氣治吉
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后世之治
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洊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
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
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
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
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
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
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

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
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
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
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純之以仁義此王
道也行之以仁義繼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
不循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
於數千載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
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
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
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黑白然而世主趨

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弊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責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能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強國得失之策係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

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至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之所以畏愛者慍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備賢